

读·品·悟®

XIANG YUE MING JIA

BING XIN JIANG

HUO JIANG ZUO JIA ZUO PIN JING XUAN



高长梅 王培静 主编

海边有座 红房子

相裕亭 著



相约名家

冰心奖

Bingxin jianghuojiazuojia

获奖作家作品

精选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海边有座红房子

王培静◎主编
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海边有座红房子

相裕亭 著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边有座红房子 / 相裕亭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3.5
(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/ 高长梅, 王培静主编)
ISBN 978-7-5108-2090-8

I. ①海… II. ①相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4969号

海边有座红房子

作 者 相裕亭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印 张 10
字 数 144千字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090-8
定 价 2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出版说明

冰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，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。

这里所说的“冰心奖”包括“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”和“冰心散文奖”。

“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”创立于1990年。创立以来，它由最初的单一儿童图书奖，发展为包括图书、新作、艺术、作文四个奖项的综合性大奖，旨在鼓励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，发现、培养新作者，支持和鼓励儿童艺术普及教育的发展。其中，“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”与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、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、“全国儿童文学奖”并称国内四大儿童文学奖。

“冰心散文奖”是一项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。冰心生前曾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，“冰心散文奖”是遵照其生前遗愿而设立的，旨在彰显我国散文创作的成就，不断评选出题材广泛、思想敏锐、着力表现现实生活，创作形式风格多样的优秀散文。“冰心散文奖”是与“茅盾文学奖”、“鲁迅文学奖”并列的我国文学界散文类最高奖项，也是中国目前中国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。

《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》共收录近年来荣获“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”和“冰心散文奖”的三十位作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，或抒写人间大爱，或展现美丽风光，或揭示生活哲理，或写实社会万象，从不同角度给青少年读者以十分有益的启迪。

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入与发展，让中小學生多读书、读好书早已成为共识。我社推出本套大型丛书，希冀为提升中国的基础教育、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尽一份力。

九州出版社

第一辑 别了,羊儿洼

羊儿洼油田纪事/002

别了,羊儿洼/034

第二辑 多儿

多儿/046

别情/054

海边有座红房子/061

秋天过去的时候/072

第三辑 **青石镇的夏天**

喜礼 / 080

落雨 / 084

青石镇的夏天 / 095

红娘 / 104

第四辑 **姜莲**

请向我开枪 / 112

幻觉 / 116

姜莲 / 120

小林乡长在连山 / 132



第一辑

Bie Le Yang Er Wa

别了，羊儿洼



羊儿洼油田纪事

丢床

刚出校门,没有理由不到偏僻的羊儿洼油田去实习。

那里,是石油部下属的下属,一个基层得不能再基层的采油小队。队长姓韩,二十八九岁,瘦高个儿,很黑。刚来几天,我就发现队上的人都怕他、恨他。但他对我却十分友好,他让我喊他老韩,别什么队长不队长的。我到队上报道的那天午后,他当着我的面,把保管员叫到队部落实我的生活起居问题:“大学生的床,领来没有?”

“领来了。”

“领来了就发给他。”

保管员背着个画了眉眼、抹着口红、脑门上还点着红点儿的小闺女,上一眼下一眼地直盯我。后来我知道她是队长的爱人,全队上最漂亮的女人。

当天,那个女人领我去库房领来一张钢架结构的新床,随手可拆、可安装起来的那种,唯有床板是个整面的,如同一个大大的擀面板似的,怪平整。但我没用。

队上有个职工请探亲假刚走,韩队长安排我暂时先住在他的床上,答应过几天给我腾个单间,便于我看书。



说是单间，无非是和大伙一个样的板房，中间用砖头挡了挡，没用！隔眼不隔耳，这边打喷嚏，那边保准会吓得一哆嗦！房梁上方，一块糊不住、隔不开的大三角空间，那便是“无线电话”穿梭来往的大通道。

油田会战初期的房子全是那样。

“开会啦——！”

搁下饭碗，队上的职工正为无事可做而犯愁呢！韩队长不知站在谁的房间里大喊了一声，“无线电话”立刻传遍全队每一个角落。

大家集中在队部。男的女的分堆坐着，戳戳打打、嘻嘻哈哈地故意拥挤一气儿。

“不要讲话了。”

韩队长敲着桌子，故意拿眼睛瞪大家。待屋子里静得一点动静都没有了，他反而低头不讲了，很认真地翻起桌上的笔记本。

下边，立刻又有人叽叽咕咕。

韩队长假装没听见，抬头看我一眼，说：“开会前，先把来我们队实习的大学生介绍一下。”

接下来，他把我“人才”呀、“栋梁”的着实夸了一气。一时间，我的脸被他说得通红。但心里面被云里雾里“高抬”一番，确实还挺舒服。真怪！

随后，韩队长把日记本翻一页，又翻一页，刚要谈“正题”。突然，门外有人喊他：“韩队长？”大伙抬头望去，是食堂的炊事员。

韩队长往门外瞅一眼，仍旧转过脸看日记本。炊事员站近门旁，又叫他：“韩队长，来人啦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羊儿洼的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村长。”

韩队长一拧头，把小本儿合上，起身出去了。

以往，遇到这种情况，由指导员继续主持开会。眼下，队上没有指导员。

原来的指导员和韩队长不和，被韩队长给挤走了。

韩队长走到门口，屋子里顿时骚动起来，不知是谁还小声地骂了一句：“羊儿洼的村长最不是东西。”韩队长听到了，转过脸来瞪了一眼，没有言语，合门出去了。

队上大多数油井、水井，都打在羊儿洼村的田地里。油田和地方的关系一向是紧张的。话说回来，不紧张就不正常了。翻来覆去就那么点土地，一个要挖沟铺管子采油，一个要春种秋收地打粮食。油区《战报》上，三天两头报道：某某采油队的“送班车”被拦，“油路”被断，什么什么东西被老百姓一哄而抢。但这类事情在羊儿洼，还没有发生过。韩队长和村里的关系相处得不错，羊儿洼村的老百姓很少给油田添乱子。为此，韩队长年年都是“工农共建”的先进。

送走了羊儿洼的村长，继续开会。

会后，韩队长把我留下，跟我商议，让我上几个月的“小班”（倒三班）。采油队上最苦、最累的就是倒三班了。尽管我连连点头说行。韩队长还是向我做了解释，说这是厂部组织科统一安排，云云。

接下来，我与队上的职工一样，每天白班、夜班地忙活起来了。

这天夜里，我们宿舍都上夜班。我半夜回来时，发现门被撬。开灯查看，只盗走了我竖在门后的那张新床。

“老韩！老韩！韩队长！”我高一声，低一声地敲队长家的门，急着汇报这一情况。

“什么事？”韩队长好半天才把房门拉开一道窄窄的缝。

“我的床瞎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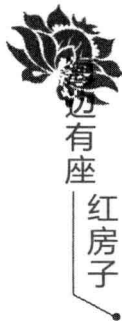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床瞎了？”

他听不懂我说的苏北方言。我改口说：“我的床丢了！”

“床丢了？”

这一回，他听懂了。问我：“怎么丢的？”

“门被撬。”



“门被撬了？”

我没有回话。

“还丢了什么？”

“别的没丢。”

“别的没丢就睡觉，明天再说。”说完，他合上门，又睡觉去了。

转天，住我们左右隔壁的隔壁都遭到审问。

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。我和韩队长两边坐着。唤来一个，让他像坏人一样，冲我们俩站好。

“昨天晚上，你听到有人撬门吗？”韩队长冷板着面孔问。

回答：“没有！”

“真的没有？”

韩队长一拍桌子。但，对方并不害怕，更为干脆地回答：

“真的没有！”

韩队长摆摆手，示意：没有就下去。

接下来，又唤第二个，第三个……结果，都是一样的。韩队长冲我轻敲着桌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手段，还挺高明类！”

我没言语，只想到自己床被偷了，窝囊人不说，过几天，那个探亲的职工回来了，我睡哪儿呀！

韩队长也很为我作难，可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忽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写个被盗的经过，队上给你开个证明，让保管员到厂部给你找找，看看能不能再给你发一张新床。”说到这，他点上一支烟，挺有信心地说：“总不能叫你睡光地吧！”

我想也是这个理儿。当天，我就写了被盗经过。可好，第二天，保管员果然给我领来一张新床。

这以后，我便老老实实在我自个的床上了，以防再次把床弄丢了。可时隔不久，厂部组织科就来文要调我回厂部了。我的实习期原计划是在基层锻炼一年，可那时间，我刚到羊儿洼才四个多月。我感到很意外！

韩队长却说,这是他预料之中的。

启程的前一天晚上,韩队长领我到羊儿洼村长家喝酒。他没说是为我辞行,但我心里很明白。以往,遇到类似的情况,韩队长总是安排在村里。这样队上没有什么影响。

酒桌上,大家都端起酒杯敬我。我不胜酒力,几杯酒下肚后,就感到头有些晕,想躺躺。村长看我酒量真不行,就扶我到里屋小床上休息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,村长家的这张小床,竟和我丢失的那张床一模一样。

晚上,回来的路上,我一句话也不想讲。韩队长拍拍我,说:“以后,到了厂部,你这点酒量可不行。”

我没有吭声。

韩队长问我:“醉啦?”

我点点头,说:“醉了!”

其实,此刻,我很清醒。

小冯姑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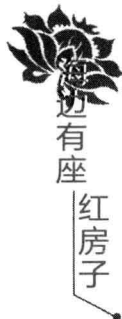
刚到羊儿洼油田的那些个夜晚,只要一闭上眼睛,学院里的课堂、操场,还有学生宿舍里那些打打闹闹的场景,就展现在眼前。不应该到这偏僻的羊儿洼来!我不止一次地咬着嘴唇怨恨自己。

“是羊儿洼这地方不好,还是我老韩什么地方做得不对?”韩队长半开玩笑,半是嗔怪地问我。

我摇摇头,莫名其妙地说:“这里太闹了!”我们宿舍里住着七八个“倒三班”的人,每天不分昼夜地人来人往。

韩队长拍我肩膀,说:“嗨!这事情你怎么不早说?”

韩队长是小小羊儿洼油田的当家人,队上的职工没有一个不怕他、恨他、骂他。但谁都离不开他。他深知我在羊儿洼的实习期不会太长。往年



来实习的学生，全都一个个厂里、局里地调走了。有的还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儿。

转天，也就是韩队长跟我谈话后的第二天。他把我从“大集体”里抽出来，住进队部库房旁边的一个单间里。这下可清静了！

同样是一色的隔眼不隔耳的木板房。可隔墙的西面是三间空荡荡的库房，饿极了眼的耗子们，大白天都在里边追杀惨叫！隔墙的东面，虽说住着队上的资料员小冯姑娘。可她整天整天地不在屋里。据说，过去那房子里还住着韩队长的爱人，人家结婚走了，就剩下小冯姑娘一个人。

小冯姑娘个子不高，胖胖的，走道儿唱着歌儿，手里还晃动着一串铜的、铝的钥匙，“哗铃！哗铃！”配着歌儿摇呀摇。看上去和中学生没什么两样。她每天的工作，就是把全队各井、站上送来的产油、产气、注水量的数字汇总起来。抄一份给大队好再汇报，抄一份给韩队长晚上开会时好专门批评人。剩下的事情，就是分分报纸、送信、听电话，实在没事情可干了， she 就把队部的那台一打开就“滋啦啦”乱响乱跳的破黑白电视打开，白天看，晚上看，总也看不够。

小冯姑娘每天在屋里的时间，除去三顿饭她“哗铃！”着钥匙，哼着“泉水叮咚！”或是什么更好听的歌儿回来拿碗，再也听不到她的任何响动。

有几回，我闷在屋里看书看腻了，听她“哗铃！哗铃！”配着歌儿走来，真想放下手中的书本，同她搭搭话儿。可她每回都是挺着高高的小胸脯，趾高气扬地打我门前走过。瞅都不瞅我一眼。

这日黄昏，落雨。

我独自坐在窗前，凝视着窗外的“沙沙”飘落的雨丝，不由自主地又想学院里那些窗下读书的事儿，顿时又浮起了一股骚动的心潮。恰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一串“扑嚓扑嚓”的踩水声。小冯姑娘回来了！

刹那间，我没等她把房门打开，就隔墙大声地问过话去：

“几点啦？小冯。”

我这样问她，她好像知道我要干什么似的，我听她一边抖着雨衣上的雨水，一边大声地告诉我：

“还差 10 分钟。”

指开饭时间。

“给我带两个馒头好吗？我没有雨衣。”我从桌前站起来，面对着隔墙问她。

她脆生生地回答我两个字：“好的！”

.....

转天，又是开饭时间，她便主动隔墙呼唤我：

“大学生，开饭喽！”

我坐在桌前，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个声音。但我听到她第一声呼唤时，并没有立刻答应。这时刻，她便会再喊一声：“开饭喽，大学生！”

这时刻，我多数是拿起碗同她一道儿走。有时，我懒省事，拿着饭票门口堵住她：

“给我带两个馒头？”

“谁给你带两个馒头！？ ”

她这样说着，冲我一撅嘴儿，做个鬼脸，那只白白胖胖的小手，如同小燕子捉食似的，一下子把我手中的饭票捉去。

回头来，她不但给我带来两个馒头，还用她那小巧的饭盒盖儿，给我带来一份我爱吃的菜。

日子久了，我们彼此更加熟悉起来。有时，她从队部回来路过我门口，看我正在埋头看书，便轻轻地猫着腰，绕到我身后，猛一跺脚，脆脆生地大喊一声：“嗨！”故意吓我一跳。常常是逗得我笑，她也笑。

这天正午，日照极好。

我把书一本一本摆在门前的台阶上晒。屋子里潮湿，床底装书的纸箱底儿都烂了。

小冯姑娘午睡醒来，开门一看，轻“啊”了一声。然后跑过来，小手



不停地翻这本、看那本。问我：“化学就是《化学》，怎么还《有机化学》、《无机化学》、《油田化学》呢？”

我冲她笑，算是回答了她。

哪知，这一来把她给伤着了。她说我瞧不起人，故意嘲笑她。“啪！”的一声，将手中的书扔下就走。

我忙拦住她解释，直说到她“烟消云散”，才换了个话题。问她：

“你高中毕业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初中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还想学习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问我：

“学有什么用？”

我跟她讲了很多学习的好处，并告诉她：“把初中、高中的课本温习一下，将来可参加成人考试什么的。”

她问我：“能吗？”

我说：“能！”

她半信半疑，问我：“怎样才能学好？”

我说：“慢慢来，先从基本的知识学起。”

她看我一眼，问我：“你教我？”

我说：“行呀！”并告诉她：“要想学习，以后得少看电视！”

她轻咬着嘴唇，挺有信心地说：“行！”

打这以后，她真的不看电视了。只要我不上夜班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屋里来。开始，我认为她是一时的情趣，没想到，她问了这题，问那题；我教了她初中的；她还问高中的。

这天晚饭后，停电。

我们蹲在门口的月亮地里说了一会儿话。我提议：“咱们到房后的河堤

上走走？”

小冯姑娘欣然同意，说：“好！反正停电也不好学习了。”

我们穿过河堤上一片幽幽的树丛，沿河边的溪水往上游走。其间，我提议：“小冯，你唱支歌吧？”

她问我：“唱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随便。”

略顿一会儿，她理了理思绪，便这样开口了：

一条大河波浪宽，

风吹稻花香两岸；

.....

我笑了，说：“唱得真好！”

她一撇嘴，说：“去你的吧！”

我说：“确实唱得不错。再唱一支好吗？”

她脖子一昂，又唱了起来。这一回，她唱得情意绵绵：

大路上走来人一个，

一对儿毛眼望哥哥；

你若是我的那个哥哥哟——

招一招你的那个手；

你若不是我的那个哥哥哟——

走你的那个路！

接下来，我给她讲了两个小故事，还给她背了一首普希金的爱情诗《赠娜塔利亚》。

她不知在用心听我的话，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，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走在我的身旁。

月亮升至半空的时候，我们沿着溪水往下游走。

那是一轮很圆的月儿，溶溶的月光，洒在欢呼跳跃着的溪水里，闪动着一片莹莹明媚的光。我们踩着溪边的月光，一路慢慢地走着，快到我们原路



下坡的地方时，她突然停下脚步，压低了嗓音唤我：

“大学生！”

我一愣！感觉她的声音有些异样，忙问她：

“小冯？”

月光下，她闪动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
我又问她：

“小冯，你怎么了？”

一语未了，她猛地扑到我的怀里，头顶着我的下额，轻轻地晃动着说：

“你，你知道的东西真多！”

我慌了，顿时，不知所措。只觉得她呼吸的热气在我的颈间急促地滤着。似一泓灼人的热浪，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房。我似乎意识到什么。猛推了她一把，唤道：

“小冯！”

可能是我用力过大，或是她本身就没有站稳。我用力推她之后，她连退了两三步，差点倒在一旁淙淙流淌着的溪水里。我的心随之一揪！可她，还是吃力地站住了。

“你！”她紧咬着嘴唇，大为吃惊地瞪着我。而后，二话没讲，转身爬上河堤。独自向前头跑去。

“小冯！小冯！”

我在后面追着，连喊两声，她睬都没睬我。

当晚，我回去时，她已经关门躺下了。半夜里，我听到她还在呜呜地哭。

她说我表面上看，是个文质彬彬的大学生。其实，内心坏透了，竟然想到那一层。

我纳闷，不知如何向她解释。

我到羊儿洼将近三个月，工人们一向像自家亲人一样待我。尤其是小冯姑娘，与我熟识以后，待我像亲哥哥一样，给我带饭、洗碗，有时，还悄悄地把我床上的单子和我脱下的衣服拿去洗了。